

# 鞋厂锻文心 造就“有缘人”

从兵团知青、鞋厂工人到《青岛文学》主编 作家李旭始终坚守对生活与文学的激情与感悟

## 人物简介

### —— 李旭 ——

笔名清风,1949年生于山东省青岛市。专业职称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青岛市作家协会顾问。原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《青岛文学》主编。

1975年开始在《青海湖》发表处女作,迄今已发表诗歌、报告文学、影视剧本、散文随笔等各类文学作品近700万字,出版原创专著数十部,并有多部作品获奖,其中长篇报告文学《世纪之诺》《寻找微尘——一座城市的良心》《海尔,中国创造》获省、市奖项;报告文学《海上升起启明星》获中国作协、《人民文学》征文奖。2015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《敬畏苍生》、散文随笔集《百果山笔记》,2018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《母亲河》……标志着晚年创作转向生态文学探索,倾心倾力践行且不舍昼夜。《荒原不荒的记忆》是作者关于知青生活的散文随笔专著,反映了作者在17年支边的历程中,身处戈壁、大漠、荒原的人生感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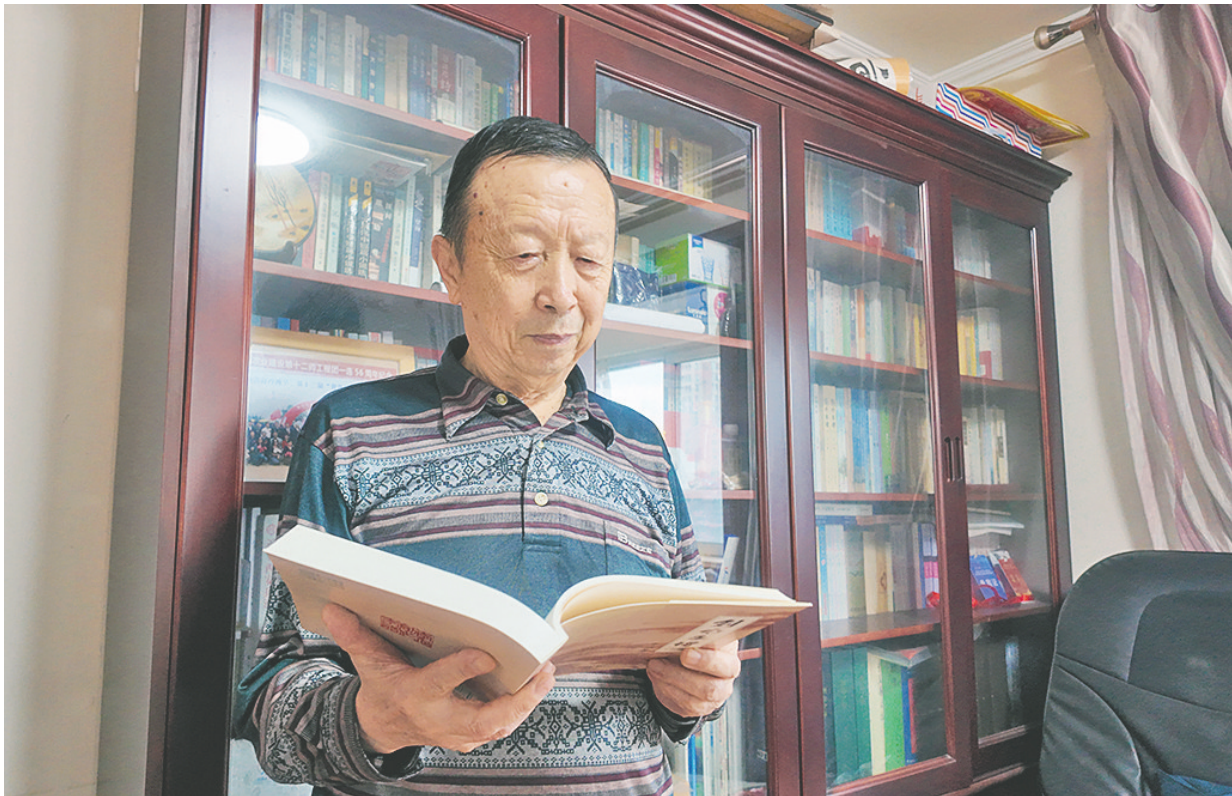
以下是李旭接受青岛早报记者采访时的自述:

刚刚过了77岁生日,回望走过的人生之路及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,禁不住思绪万千。已届古稀奔耄耋之年,至今依然创作不竭,最应该感激的是生活的抚育与滋养。此刻击键,那些已然淡漠、依稀的过往陡然清晰起来。

半个世纪能与文学创作结缘,首先要感谢的是师长宏亮。此前在《师长宏亮》一文中有过如此回忆:“是刘宏亮先生引导着、搀扶着怯生生不敢向文学沃土迈步的我,在干涸的戈壁、浩瀚的沙漠步入温润心灵的文学殿堂。”今天回味起来,依然温馨、舒畅。

记得酒酣耳热之际,他曾激励我:“你看了多少书?怎么就不能试着写写……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?干什么都有第一次,以我的经验,一旦下了笔,就不是行不行而是好不好了……”金玉良言激发出半个世纪的笔耕不辍。算得上顺风顺水,1975年《青海湖》就发表了 my 诗歌《脚手架上的红旗》。区区24行短诗,但那毕竟是处女作啊!

旺盛的创作时节是1981—1983年。妻子带着儿子先回了青岛,我在格尔木不仅是坚守,更像是苦渡日月。或许两地分居有大把时间可供情感抒发,再者我参与了市报《晶花》的编辑工作,几乎时时刻刻都沉浸在编创一体的亢奋之中。那段时间,作品发表的量与质都有了较大的提升,那



从车间走出来的作家李旭。青岛早报记者刘宇航摄

是我文学创作与编辑兼容的开始。由于这段时间作品遍及西北,创作成绩突出,我加入了青海省作协。

1983年,我在青岛皮鞋六厂“落叶归根”。厂长找我谈话时直截了当:“文化人是宝贝,可咱厂你也看见了,就巴掌大这么个地方。做鞋又能有什么好工种?我看你还是到胶油库去熬胶吧!活不累,关键是时间自由……”我的表态也情真意切:“厂长放心,24拜都拜了,我不差这一哆嗦,干部身份都不要了,还计较什么呢?”

在远离厂区的西流庄开始搅拌甲苯、乙酯和橡胶时,刺鼻的异味刺激我突然想起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绝:“莫言下岭便无难,赚得行人错喜欢。正入万山圈子里,一山放出一山拦。”没有想到这样一首佳作,在我的品咂中竟然那么苦涩、酸楚……最终还是宏亮兄又一次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。他出任了《青海湖》主编,诚心邀我重返青海,辅助创办《青海湖增刊》。

这次青海之行给我带来的机缘,验证了工人阶级的宽宏大量。工人出身的厂里领导认为去大刊“改稿”是厂子的光荣。对于宅心仁厚的老领导,我至今心存感激、没齿难忘,因为工资厂里照发,一直到我年底返回青岛。在皮鞋六厂短短两年多里,无论厂领导还是工人师傅,对我这个“文化人”优待有加。从车间工人、专职教师到工会宣传,厂里是尽其所有,给我提供了最优越的创作条件。那段时间我常常恍如在体验生活,而工人师傅的爽直,让我看到他们的胸怀都是透亮的。今天回想起来这些点点滴滴,心里还是暖融融的。工人阶级的善良淳朴、仁爱为怀成就了我的文学之路;工人阶级的坚韧执着、一丝不苟,天大困难压不倒的气魄,也随之融进我的血液,成为后半生创作最强有力的支撑。

1985年,我组到了《昙花梦》的书

稿。轰动效应可谓始料未及,一时间“西安纸贵”。不仅如此,《昙花梦》刊发的影响还给我续接了不少文学机缘。其中1985年《海鸥》的主编王照青先生找上门,邀请我加盟《海鸥》就是典型一例。我当时直言禀告:因为与《青海湖》有合同,只有等到履行完契约之后才能考虑此事。

照青先生是信守承诺的君子。我年底刚刚到家,他就再次登门。当时他让我不用回厂,直接到编辑部上班,借调手续由他包办。我出于感激认为不妥,厂里对我如此厚爱,我在外面游荡则罢了,已经回来了,断然不能再如此妄为。最终我诚恳表态:“业余时间我尽义务都行,借调不成……”春风秋雨,因果自有归宿。1986年5月,我正式成为《青岛文学》的编辑,结束了生活和文学灵魂的双重漂泊。第一天到信号山路25号上班,心里的雀跃不亚于连升三级。我站在院子里瞭望满目葱茏,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心中不由默默祈祷:我终于真正落叶归根了。

从1986年5月到2009年11月,在《青岛文学》我待了24个年头,从编辑到副编审再到编审,我于天命之年职称晋升为编审。2004年,又出任了《青岛文学》的第九任主编。在我任主编的5年半时间里,《青岛文学》坚定地沿着纯文学坚守和追求质量高雅、扶持文学新人的传承路子走了下去,一直到我离任退休。回忆这6年时光,我感到温馨、舒畅、踏实……我愿意在记忆里永远珍藏这段美好的回忆。

始料未及,一个新的创作任务再次破门而入。青岛市承办2014年世界园艺博览会,执委会决定邀请我撰写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。见我犹豫不决,他们决定先请我到百果山看看现场。执委办的办公地点当时都局促在一号楼,拥挤异常。即使如此,还是给我分配了一个4平方米的独

立空间,窗户外面就是山崖,触目满眼苍翠,暗香阵阵扑鼻,亲和的绿色枝叶竟然伸进窗户来舒展腰身。我没再犹豫,决定上山!

次年9月,执委会秘书长李奉利到任。与李秘书长相识于2008年奥运帆船赛,他也是文学写手,对创作的认知与关注很容易同心对应。他要求我在原报告文学不变的前提下,再创作一本散文随笔集。有了心贴心的鼓励,我壮心不已,立即老骥伏枥、不舍昼夜,将《百果山笔记》的散文集与报告文学《敬畏苍生》一起完成,共计60万字,均在2015年出版。此后我的创作专注地倾向生态文明,“让生活走进自然,让自然走进生活”,为自然长寿,为人类长存,创造出共荣和谐的天人合一。

佛家言“无缘不渡”。反向思维,荒原、工厂、展会都成为上苍所赐的“有缘必渡”。还是要感谢生活,半个世纪无论如何艰难,我都牛性不改,不舍昼夜一路前行。此后我又创作了《母亲河》《寻找微尘——一座城市的良心》《荒原不荒的记忆》《泥海人尘》等原创书籍。半个世纪800多万字,试想如果没有大地母亲的擎托、润泽,可以说是不可想象、万万不能的。

在坚守中回望,此刻还是应该表个态度:岁月无形,只有蓦然回首才能感觉到它脚步的匆忙和残酷。古稀已过,除了眼下正在进行的创作,还能再写多少无法预期?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只要一息尚存,我一定不会轻言放弃。这是生活与文学的激情与感悟,也是我对生活与文学的痴恋与承诺。



扫码观看相关视频  
拍摄/剪辑 记者 刘宇航